

日知錄集釋

上海錦章圖書局藏版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黃汝成集釋

毋不敬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修己以敬也安民哉修己以安人也儼若思安定辭何以定民子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章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女子子

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諺曰女子子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兄弟之於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於姑乎況於女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據兄弟可知也喪服少記言女子子在室為父母杖然則女子謂己所生之子明矣諺曰女子子當曰姪左氏姪其從姑是也古人謂兄弟之子曰姪姪者對姑之辭男女同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已嫁而反矣

取妻不取同姓

姓之為言生也原註左傳昭四年問詩曰振振公姓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則生故叔詹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原註晉姓不昏懼而子產之告叔向云內官不及同姓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晉司空季子之告公子曰異德合姓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于異姓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是知禮不娶同姓者非但防嫌亦以戒獨也故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原註其語向踐請一介嫡女執其帚以嫁姓于王宮而郊特牲注云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原註呂刑官百姓姓易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是以王御不參一族其所以合陽陰之化而助嗣續之功微矣

古人以異姓為昏媾之稱大戴禮南宮綽夫子信其仁以為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氏注引此

姓之所從來本於五帝五帝之得姓本於五行則有相配相生之理故傳言有媾之後將育於姜又曰姬姑耦其生必蕃

而後世五音族姓之說自此始矣晉嵇康論曰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原註舊唐書品才序宅經謂五姓之說本無所

成漢書王莽傳卜者王況謂李馬居姓李者微微火也後漢蘇代見姓劉龔書五七之家不可令十五姓封秦延氏不得與馬官五姓之說始見于此蓋與識記之文同起于哀平之富而京房傳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白虎通曰太傅典與馬律定姓以配其族爾雅乃曰古者司商協名姓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定姓論衡言孔子吹

律自如殷采大夫子氏之世則古人以律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氏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太皞木精承
歲星而王夫與子孫咸富為神農大指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氏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太皞木精承
分屬五音之說與春秋左氏之說同也夫音之與姓相和而王夫其子孫咸富為神農大指推姓亦必有法潛夫論言氏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出也太皞木精承
帝則五帝時其民人無後乎五姓之說良不可信也汝成案易緯名是類詁注誤春秋時最重族姓至七國時則絕
無一語反之者正猶唐人最重譜牒而五代以後則蕩然無存亦不復問此百餘年間世變風移可為長歎也已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但名分有所不當而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別是一條說
者乃蒙上餽餘不祭之文而為之解始似山東人作不徹薑食不多食義即謂不多食薑同一謬也原注此謂平日四時之祭本當不行汝成案持杜少牢之禮主祭者一人無代之者孫耐食于祖婦耐食于姑不容別有人執事似以鄭說為安

檀弓

讀檀弓二篇及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而明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說禮服蕭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
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服喪名家者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為太傅
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築于鍾山西巖下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初何佟之為國
子助教為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東宮引王元規為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魏孝文帝親為群臣講喪服于清徽
堂而梁書言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原注梁陳二齊各有皇帝
之書謂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于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原注舊唐書李義府傳初五禮
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山禮為博借凶事非臣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于是悲剛而焚之原注自前代相沿舊傳為太常博士
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為之原注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
則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為厚陵集禮以貽為萬世之故不幸遇事
宋孝宗崩先宗不能執喪益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
持禫兩月不知以用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
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原注居上議以紘言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為祖後者餘
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畧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原注謂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後祖後者
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為祖後者降下疏中所引鄭志乃

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原注）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為君之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一事終未有所斷決不可直謂古紅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原注）昔人謂請

敢輕談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倫親受學於聖人具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為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闡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三而言此者一而已夫學成于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有九語音輕重之聞而世代之別從可知已（原注）爾雅曰茲斯此也今攷尚書多言此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太公汲人也聞文王作然後歸周史之所言已就封于齊矣其後人為太師薨而葬于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之地常爾記以首丘喻之亦已謬矣乃云比反五世皆反葬于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于封守之外于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于庭墉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日虞勿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跣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連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八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報之南陵有夏后皋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共體鬼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原注）水經注謂水下有胡公陵青州刺史傳國仁言

扶君

扶君卜人師扶右（原注）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惟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臥異矣春秋傳曰公薨於小寢即安也魏中山王哀疾病令官屬以時營東堂成輿疾往居之其得禮之意者與

二夫人相為服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從母之夫與謂吾從母之夫者相為服也舅之妻與謂吾舅之妻者相為服也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語繁而究不可以成文也聞一知二吾於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言之

同母異父之昆弟

同母異父之昆弟不當有服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此是正說而又曰魯人則為之齊衰則多此一言矣伏儀從而行之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後人踵而效之今之齊衰杖儀之間也以其為大賢之所許也然則魯人之前固未有行之者矣是以君子無輕議禮之

在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肆大青公羊傳作大省何休注謂

子甲子也卯乙卯也古人省文但言子卯翼奉乃謂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君有饋焉曰獻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示不純臣之道也原注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有饋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注以君有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于楚王自稱曰僕所執贊而見者十八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饋為饋于君者非故哀公執摯以見周豐而老萊子之于楚王自稱曰僕所執贊而見者十八蓋古之人君有所不臣故九經之序先尊賢而後敬大臣尊賢其所不臣者也至若武王之訪于箕子變年稱祀不敢以維新之號臨之恪舊之心師臣之禮又不可以尋常論矣

邾婁考公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按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反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于鄰國乎定公在魯宣文之時作定為是

因國

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書序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又言武王勝殷左傳凡勝國曰滅之原注文公十五年是也有墨國勝乎注國為敵所勝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原注昭公元年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原注昭公是也原注都宗人注都或有山川及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不獨文王之孝亦可以見王季之其勤也為父者未明而衣則為子者雞鳴而起矣苟宴安自逸又何怪乎其子之惰四支而不養也是以小宛之詩必曰夙興夜寐而管盥五日晏起自訟其愆古人之以身行道者如此楊氏旦禮家都云雞初鳴咸

武王帥而行之

文王之孝可謂至矣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如三朝食上色憂復膳之節皆不敢有過於文王此中庸之行凡而後人之立意欲以過於前人者皆有所為而為之也故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用日于支

三代以前擇日皆用于郊特牲郊日用辛社日用甲源注書召誥丁巳用牲于郊戊午乃社于新邑而月令擇元日詩吉日為戊既伯既禱穀梁傳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辨釋菜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易蠱卦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秦漢以下始多用支如午祖戊臘三月上己夜除原注張衡南陽賦于是及正月剛卯之類是也月令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曰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曰日藉田陽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此漢儒之說攷之經文無用支之證原注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二月不必皆有丁亥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言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人言郊之用辛也

社日用甲

月令擇元日命民社注祀社日用甲據郊特牲文日用甲日用之始也正義曰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色位成非常祭也墨子云吉日丁卯周祝社疑不可信源注禮外事用漢用干魏用未晉用酉各因其行運潘尼皇太子社詩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則不但用酉又用孟月唐武后長壽元年制更以九月為社元宗開元十八年詔移社日就千秋節皆失古人用甲之義矣

不齒之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吉則入乎凶情游之士縞冠垂綬不齒之人元冠縞武以其為自吉而之凶之人故被之以不純吉而雜乎凶之服

為父母妻子長子禫

禫者終喪之祭父母之喪中月而禫固已妻與長子何居夫不有祖父母伯叔父母及昆弟乎曰夫為妻父為長子喪之

主也服徐而禫非夫非父其誰主之若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則各有主之者故不禫父在為母則從乎父而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者此禮之變也謂太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之兄弟若兄

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薨僖為之後是已夫禮之制

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美

此所謂權也。若曰：「其本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無為焉？後者哉！喪有服小，記丈夫冠而不為婦人笄之，此章舉不

服也。傷者徐氏言其集注則此鄭立說之後者乃謂己冠之後嗣主之也。不可既及笄而嫁。其疾人為之作者即為兄後弟也。以其父服後之子為父之說非

也杖月恩期也授之後春服也秋服也而文之於公不復入月也文若卯有本闕事則喜也廟之長左傳曰功下宜辨小聖古先小宗不立曰後先繼未親而後則父祖為道也陳其子義之公說也羊

閔氏義傳曰然也先
 弟曰憐爾公而後
 以也蓋以弟為宜
 祖者閔禮之且常
 也為始無厭祭言
 之曰或曰祖弗不
 為後者小人宗氏
 之曰也夫小宗以
 可尊後絕祖故重
 其具義而弗繼為
 經

之義也然則宗子外而庶子不為後者非禮之常也殆為厭宗言之或曰非也左云冠義以為之也宗曰重父曰祖也鄭氏居閑公

[illegible]

何侯王喪而後以仲卿之腹爲公
十五年三月乙卯仲卿薨齊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子公孫儀也公孫儀則昌為

敬昌公梁爲十五
 氏謂五
 躋之年
 信仲三
 公嬰月
 之齊亡
 傳爲日
 人仲逆
 後嬰齊
 齊則爲
 齊之公
 子昭也
 昭信此
 穆也何
 無昭齊
 穆兄弟
 則弟何
 是之公
 無相預
 王爲昭
 也後閔
 閔若公
 喜于弟
 春秋弟
 秋而者
 相也照
 目爲昭
 昭則昭
 之亦穆
 義相可
 以爲祭
 昭乎穆
 穆曰義
 後者重
 春秋於
 穆之此
 也義也
 雖是在
 然若以

此不肅
皆垂重
明所氏
于為聘
禮後信
立之而
公發重
變重之
心之所
不為生
日禮則
也春不
嘉秋見
子雖之
後大昭
是宗穆
之什材
士煊矣
子必朱
傷己子
而繼大
者經廟
以為國
妻宗分
子大子
為而主
之後大
後後宗
古之為
未若二
之宗世
聞子亦
也之因
又子春
故未秋
美繼之
宣義
而以
時喪相
昭無為
帝昆後
以弟為
族與昭
族後穆
幾凡也
族之雖
祖子世

此則山
帝國得
之說矣
則自為
其變則
去則喜
成而不
案此處
士與先
生書也
後先王
不繼殤
而丘孫
蓋從其
議惟先
生與惠
侍讀皆
不主公
羊仲嬰
齊俗

歸父說若然則僖
公後聞其義室矣

底子不以杖即位

古之為杖但以輔疾而已其後以杖為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庖子不以杖即位

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見但旦雜記疏祖在不顧孫且孫得杖與祖同處不孫得杖與孫同處不

得杖即位辟尊者

日知錄集釋

彙纂

卷六

經義

日

然刑罰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獄而民自不犯于有司風俗之純科條之簡有自來矣詩曰君之宗之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

庶民安故財用足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為吝嗇之計于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而財用有不足乎至于當藹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惡而餅壘交恥泉池并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具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為周且豫矣

原注宋范文正公蘇州義田至今裔孫省守其法范氏無窮人

術有序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按水經注引此作遂有序周禮序人之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四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

原注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

十有二人遂大夫一人又按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徑小溝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每遂中大夫一人

公羊傳漢書五行志并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為州非也

周禮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陳氏禮書曰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官一等矣降鄉官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各與州同序同可也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于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且數言也曰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代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

肅肅敬也

肅肅敬也雖離和也詩本肅雖一字而引之二字者長言之也詩云有渚有渚毛公傳之曰洗洗武也漬漬怒也即其例也胡氏曰王詩云有渚有渚毛公傳之曰洗洗武也漬漬怒也即其例也也傳分傳曰王詩云有渚有渚毛公傳之曰洗洗武也漬漬怒也即其例也也成案張氏又引顏氏家訓書證云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草為施恐有少誤然顏言云河北本任佐為人所改不得據以為疑且經傳每正文一字釋者重文所謂長言之也

以其綏復

男子以車為居以弓矢為器故其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其死也設決麗于擊比葬則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以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原注改綏為綏謂旌之也也旌復既在車當是執綏綏以車者男子之居也原注晉書注伏傳論災升車必正立執綏原注綏者象其行也象其行所以達其志也也于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矣

原注左傳哀公十五年傳曰聘禮賓死以棺造朝介將命○宋史張頌傳為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蒙館卒契丹至和裏復之以矢猶有殺敵之意焉此亡於禮者之禮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禮乃外除也

十五日而禫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孔氏曰此言父在為母亦備二祥節也蓋以十月當大喪之一周踰月則可以練矣故曰十一月而練以十二月當大喪之再周踰月則可以祥矣故曰十三月而祥原注以言十一月十又加兩月焉則與大喪之中月同可以禫矣故曰十五日而禫

父在為母具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為妻亦當十五日而禫矣晉條楚除婦服詩但以一周而畢蓋不數禫月

其他期喪祥禫之祭皆不在已則亦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可知故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妻之黨雖親弗主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旅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此

文以姑姊妹發端以戒人不可主姑姊妹之父之喪也夫與使疏遠之族人與鄰里家尹而不使妻之黨為之主聖人之

意蓋已逆知後世必有如王莽假母后之權行居攝之事而慕漢家之統而豫為之坊者矣別內外定嫌疑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當是惡如禮意哉

吉祭而復寢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雖禪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非也禪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如欲色然

人少則慕父母好知色則慕少艾能以慕少艾之心而慕父母則其誠無以加矣原注正義云王肅解欲色為如欲見父申云孔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是亦此色于德張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于文無好

先古

祭義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先古先祖也詩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亦謂其先人也近曰先遠曰古故周人謂其先公曰古公

博愛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左右就養無方謂之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孩提之童愛知而已稍長然後知敬知敬然後能嚴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衣煖寒疾痛苛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敬之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敬之終也日嚴者與日而俱進之謂致知

致知者知止也原注董文清摠以知止二

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舜明于庶物祭于人倫昔者武王之訪箕子之陳曾子子游之問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

惟君子為能體天下之物故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記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以格物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聽訟者與國入交之一事也

顧諟天之明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其在於人日用而不知莫非命也故詩書之訓有曰顧諟天之明命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又曰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劉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間以定命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而以為舍命不渝乃如之人懷昏姻也而以為不知命也則子之孝臣之忠夫之貞婦之信此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為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求命於冥冥之表則離而二之矣予迂篇乃命于天人事也理之所至氣亦至焉是以含章中正而有隕自天非正之行而天命不祐

桀紂帥天下以暴

仲虺之誥篇曰簡賢附勢是煩有徒多方篇曰叨憤日欽剽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仇此紂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民之陷于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實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偏為爾德然則人君為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財者末也

古人以財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無專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原注武帝太初元年改各太司農九少府原注應劭曰少者小也卿古曰大夫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畧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尚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并列而為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尚書為二品非重教化後財貨之義矣錢氏曰唐末年重財用而戶部度支二曹至以宰相判之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治化之隆則遺秉惠之至利反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褻組簪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

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君子而時中

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竟授舜舜授禹湯授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此所謂君子而時中者也故易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

原注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王周公之達孝皆所謂時中

子路問強

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注愚懦不毅為弱故子路問強

鬼神

王道之大始於閨門妻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舅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響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修之為經布之為政本於天報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之有父母也雞鳴問晨左右就養無方何其近也及其既亡而其容與聲不可得而接也於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然後儼然必有見乎其位然後乃憑工祝之傳而致養於孝孫生而為父母歿而為鬼神子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此之謂也

原注論語非飲食也而致孝乎鬼神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由順父母而推之也

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反日中又至亦如之反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覓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夫惟文王生而事親如此之孝故歿而祭如此之忠而如親之或見也苟其生無養志之誠則具歿也自必無感通之理故曰惟孝子為能饗親而夫子告子路亦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故庸德之行莫先於父母之順而郊社之禮禘嘗之義緣之以起明此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

在上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事天享帝在下位者能順乎親而後可以獲上治民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用以解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一章斯為切

當如二子之說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鬼神也其可見可聞者亦鬼神也今夫子但言弗見弗聞知其為祭祀之

鬼神也錢氏曰鬼神之為德其感乎鬼神謂天地人鬼也有神而後有知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經子以故言神明

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為物生而為人也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與焉橫渠張氏曰鬼

神為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為之豈轉有鬼神為

期之喪達乎大夫

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者說者以為期已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為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

有山川社稷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於其君駁奔在廟之事但人數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

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為貴貴而已原注正義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

云無貴賤一也又曰諸侯絕旁親尊同則又為之服可以見之矣沈氏曰毛西河經問詳

駁之大畧仍從貴賤之說而以有喪不祭為無出且誤解汝成案貴則重祭之義已包

諸侯亦有期服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且亦有大功服如姑姊妹嫁于國君尊同則

不降記特舉其大槩言之耳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即解上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一句此舉其重者而言然三年之喪不止父母左氏昭公十五年傳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馬謂穆后與太子王后謂之三年者據達子之志而言其實期也是天子亦有期喪

達孝者達於上下達於幽明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也原注與達道達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令獲段猶之言而尊足陶共皇唐宗高聽孝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數倫亂

紀而不顧可不慎哉

人倫之大莫過乎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天之道也故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而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莫非誠也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肫肫其仁

五品之人倫莫不本于中心之仁愛故曰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又曰其送往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惻焉慄焉心絕志悲而已矣此於喪而觀其仁也喪三日而殯氏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月而葬氏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又曰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悽乎此於葬而觀其仁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又曰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此於祭而觀其仁也自此而推之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天下之大經畢舉而無遺矣故曰孝弟為仁之本

日知錄集釋卷七

孝弟為仁之本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為仁之本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為人之本與

察其所安

求仁而得仁安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

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革變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并為七國七國之并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興則亦不待纖緯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異

與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與此即竈之神矣原注詩于以莫之宗室牖下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與也孝氏曰尸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為人子者居不主與仲尼燕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與而祭祀居以與作並言是與本人之所處祭時乃奉神于此時人之語謂媚其君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與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楊氏曰與本非神此義甚好

武未盡善

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治於天下原注孟子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原注史記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難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俗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原注劉汝佳曰損讓征誅自是聖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人之異反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備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

朝聞道夕死可矣

有弗學學之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